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焦贊夜殺謝金吾

焦贊與軍校進了仁和門，只見人如蟻聚，貨似山積。焦贊言曰：「若非老哥放出時節，怎麼見得這般熱鬧去所。」軍校驚曰：「汝好大膽！倘人聽見盤詰，究出是三關逃軍，拿去問罪，卻不連累本官！」贊笑曰：「道這一聲，便有何害。」忽行到酒館面前，聞得作樂歌唱，肴饌馨香。贊曰：「可進裡面沽飲三杯而去。」軍校曰：「這裡鬧紛紛的，我等難以從容飲酒，當往城東望高樓，偏僻去處飲之可也。」焦贊聞他這話，前邀軍校逕往望高樓。飲酒飲至天色將闌，軍校催攆回府。贊曰：「此地難得再到，望老哥多飲兩杯，今晚只在此店歇宿，明日回去也罷。」軍校曰：「明日本官見責，我等怎生分理？」贊曰：「無妨，我自分解，不致罪加汝等。」軍校見其性急，恐嚷鬧被人知覺，只得依隨。直飲酒至更盡方罷。

焦贊不肯歇息，邀軍校乘著月色，東蕩西遊。游到謝副使門首，聽得裡面大吹細播，飲酒作樂。焦贊曰：「這個人戶好快活也。」軍校笑曰：「可不消說他，此正謝金吾之家，是汝本官對頭，乃當朝第一倖臣，最有威勢。今領著旨來拆滴水天波樓。汝本官回來，為著這些事情。」贊先未知謝金吾之家也自罷了，此時一知，殺心頓生，謂軍校曰：「汝二人在此等著，待我進去結果了這賊出來。」軍校嚇得戰戰兢兢，渾身麻了，言曰：「汝生事出來，連累我等，可速轉店安歇，明早回去，本官還不知覺。不然，我先回去報知本官，定行重責。」焦贊怒曰：「汝二人要去只管去，我今定要這般行也！」二人拖贊轉至後面牆角邊，焦贊說聲撒手，躡身一躍，跳過其牆。裡面乃後花園也。悄悄地進到廚房，家人俱在堂上伏事飲酒，止有一個丫頭在廚房整備酒肴。焦贊抽出短刀，向前殺了，提頭走出堂中。只見金吾居中坐著，樂工歌童列於兩傍。焦贊將那顆頭照金吾臉上打去，金吾大驚，撲得滿面是血，大叫：「有賊！眾人快拿！」焦贊走向前罵曰：「奸佞賊，你認得焦爺麼？」言罷，望金吾項下一刀，砍落其頭。眾人見了，各自逃生。焦贊恨怒不息，一門不分老幼，盡皆殺之，並未走脫一人。有詩為證：

靜中察天道，天道好循環。

妄意將人害，全家一劍淪。

時夜三更，焦贊將筵中美酒佳餚飽恣一餐，臨行思付：「謝金吾一家被我殺了，他乃朝廷寵臣，肯干休罷了？必竟賠累街坊受禍，不如留下數句，與人猜詳，庶不貽害他人也。」即將血大書四句於壁。詩曰：

四水星連家下流，二仙並立背峰頭。

明明寫出真名姓，仔細參詳莫浪求。

題罷復從後園跳出。去找軍校不見，乃躲於城坳，過了一晚。次日清晨，逃回楊府去了。

卻說巡更軍卒夜聞謝金吾府中被盜，亟報王樞密知之。王欽竟往謝府視之，只見老幼一十三口，俱皆殺死。壁上大書血字四句，乃是凶身名姓。命人抄寫，進奏真宗。真宗大驚，下命王樞密體訪是事。王欽奏曰：「臣緝訪得，殺死謝金吾者，乃楊六郎新招賊徒焦贊是也。」真宗曰：「楊郡馬鎮守三關之地，那裡有部將來此殺人？」王欽曰：「日前私下三關，帶得焦贊回來，乞陛下遣兵圍住楊府，捕捉便端的。」真宗允奏，敕令禁軍捕捉楊景與凶身焦贊。

旨命既下，禁軍百十餘人領旨而行。時六郎正與令婆計議天波樓之事，忽左右報夜來焦贊入城，越牆入謝金吾府中，殺死老幼一十三口，今朝廷差禁軍圍府捕捉。六郎曰：「這個狂徒！敗吾家門。」道罷，禁軍一齊搶入，捉拿六郎。焦贊聽得這個消息，手執利刀，一直殺人。禁軍見其兇惡，放了六郎，不敢近前捕捉。六郎喝聲曰：「汝生出這大禍，尚敢抗拒朝廷捕耶！好好自縛，去見朝廷請死。」焦贊曰：「殺人是我本等的事，這一生也不知殺了多少，罕稀砍這一十三口而已！我今把這些狗奴殺了，待與將軍回轉佳山寨，看有甚人來奈我何！」六郎怒曰：「汝做出逆天大罪，又說這等不法之話，今若不聽吾言，先斬汝首去獻。」焦贊乃放下利刀，唯唯而退。禁軍復欲來捉，六郎曰：「不必汝等動手，吾自縛見天子。」六郎焦贊俱自綁縛，隨著禁軍，入見真宗。

真宗問曰：「朕未有召命宣卿，卿何私離三關，帶領部將殺死謝金吾一家？應得何罪？」六郎奏曰：「臣該萬死，乞陛下寬宥一時，伸訴冤苦。臣父子荷朝廷厚恩，雖九泉不忘。近因主命，毀拆天波樓一事，臣母憂慮，遽成一疾，危在旦夕。惟恐死去不得面見而飲終天之恨，又因三關此時略安，偷暇來家視省即去。雖帶焦贊同來，監守在家。謝金吾全家殺死，黑夜難明，未必便是焦贊，乞陛下再行體訪。如果是的，將臣等誅於藁街，以正朝廷憲典，敢求生乎。」真宗聞奏，遲疑良久。王欽奏曰：「殺謝金吾者，的是焦贊。即其自將血書名姓，又可為證。乞陛下將楊景、焦贊押赴法曹，應使後人知警而不妄為。」真宗猶豫不決。八王奏曰：「事亦可疑，豈有自殺其人，而又肯自書其名姓乎？但六郎、焦贊不應私離三關，其罪甚重。特念鎮守三關功績，免其一死，別行發落。」真宗允奏，敕令法司擬楊景等之罪。六郎既退，王欽即遣人於法司處說，著令發配六郎等於邊遠兇惡地方。時掌法司正堂黃玉與王欽最相善，依其來命，遂將楊景發配汝州，臨造官酒，遞年進獻三百垓，三年完滿，聽調別用。焦贊發配鄭州充軍。黃玉擬定申奏真宗，真宗依擬，敕令楊景、焦贊即日起行。又命王欽安葬謝金吾全家屍首。王欽領旨去訖。

卻說六郎聞此消息，不勝悲悼，歸辭令婆。令婆哭曰：「家門何大不幸，遂致如此！倘老身有甚吉凶，誰為斂骸骨！」六郎曰：「兒去三年便回，乞母親休憂慮。且天波樓一事，兒與八王計議已定，他必保全不折。焦贊殺了金吾，亦為朝廷除卻一害，多感八王相救，不然性命難保。此又不幸中之幸也。」道罷，贊入見。問六郎言曰：「聞朝廷發配將軍於汝州。」又曰：「小將為鄭州軍，今特來請將軍回三關寨，不必汝州去也。我一生好殺的是人，今日殺了謝金吾，卻不是冤枉了他。此等奸佞之徒，我為朝廷除之，且不感戴，反把我來充軍！然我所曉者，只是臨陣擒軍斬將而已，那曉得做甚配軍。」六郎曰：「誰敢違逆聖旨，汝且小心往鄭州而去，到於彼地，伺候赦書，赦除罪名，即有回三關之時。若再玩法得罪，則望生還三關，必不可得。」言罷，王欽差解軍四十餘人來攆六郎等起行。六郎先遣焦贊與解軍起身去，乃辭別令婆，望汝州而行。八娘、九妹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。焦贊在半途俟候六郎，六郎既到。贊曰：「我此去不日即歸三關，報與岳勝哥哥等知之。立地興兵來取將軍也。」六郎曰：「休得胡為。我今不致於死，何消如此！汝當忍耐三年兩載，即便相會，再休妄生事端，好聽吾言。謹記謹記。」焦贊笑曰：「貽累將軍前途，休要埋怨，小將相報，除死便了。」言罷分別與解軍投鄭州去訖。六郎與隨行軍人望汝州而進，正值三秋之候。六郎途中口占八句：

淺水芙蓉花滿枝，園林木落葉初稀。

何人疏懶堪為侶，到處風塵解花衣。

傍晚笛聲江上起，欲寒天氣雁南歸。

秋來不盡生愁處，翹望孤雲片片飛。

六郎題罷，投店而宿。

次日早到汝州。公人將解軍投進府中，呈與太守張濟看之。張濟看罷，批了回文，發落軍人回去，即邀六郎入後堂問之曰：「聞將軍鎮守三關，威震遼邦，吾等私調將軍非封國公，必授侯爵，今緣何又得發配之罪？」六郎遂將焦贊殺死謝金吾之事告之。張濟甚加歎息，乃曰：「將軍寧耐，此去城西萬安驛極好監造官酒，便以解京。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朝廷必取回矣。」六郎稱謝。辭別張濟，竟到萬安驛造酒去訖。

卻說王欽遣人打聽六郎已到汝州，乃請黃玉到府坐定。王欽言曰：「日前問楊景於汝州，好了他些。」黃玉曰：「何為好了他？」欽曰：「彼罪應死，聖上不欲顯加其罪，而實欲暗置之於死也。」黃玉曰：「此至是險地，監造官酒，關係最重。朝廷動用的物，微有差池，死罪難逃。明日大人可上一本，劾他私賣官酒，主上必怒，即賜死矣。無再可以得生之路。」王欽大喜曰：「高見高見。若大人不言，下官何由得知。」於是黃玉辭別不題。

